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六四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八十四

菽園雜記摘抄卷五

陸容

陳宗訓者太宜人之伯父涉獵書史事母盡孝每飲食親友家遇時新品味母未嘗必託以疾忌不一箸盃旦必入城市買以奉母或遠方難得之物可懷者必懷歸母心樂之至老不衰太宜人事先祖母曲盡孝謹有自來矣

文武諸司之設各有正官主之如五軍都督府則左右都督通政司則通政使大理太常鴻臚光祿等

寺則各寺卿國子監則祭酒太醫院則本院使欽
天監則本監正上林苑監則左右監正是也近年
各以尊官處之中軍都督府英國公張懋右軍都
督府保國公朱永皆太子太傅左軍都督府定西
侯蔣琬前軍都督府新寧伯譚祐後軍都督府襄
城侯李瑾皆太子太保通政使司張文質太常寺
劉爰鴻臚寺施純皆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大理寺
工部尚書杜銘光祿寺艾福國子監丘濬欽天監
康永韶皆禮部侍郎太醫院則通政使蔣宗武上
林苑監則右通政李孜省此亦制度之一變也成

化乙巳記

巡撫官永樂間已有之然僅設於要處耳洪熙宣德
初年添設漸多侍郎通政大理寺卿惟其人不皆
都御史也景泰以來悉置都御史初意蓋以御史
在外多浮薄不遜以此軋之耳以今計之亦太盛
矣蘇松等處鳳陽等處宣府等處順天等府保定
等府延綏等處處肅等處河南山東山西遼東大同
寧夏陝西湖廣江西兩廣雲南四川貴州福建凡
二十人內署衙不同者兩廣曰總督軍務蘇松等
處曰總理糧儲鳳陽等處曰總督漕運遼東湖廣

雲南皆曰贊理軍務山西曰提督鴈門等關保定
曰提督紫荆等關順天等府曰整肅薊州等處兵
備餘止稱巡撫鄖陽等處曰撫治蓋主流民也凡
推舉各邊及腹裏干涉軍務者吏兵二部會同干
涉錢糧流民者吏戶二部會同惟總督漕運者吏
戶兵三部會同江西福建山東地方有事則設事
寧則革之

各處總兵官印文遼東征虜前將軍宣府曰鎮朔將
軍大同曰征西前將軍延綏曰靖虜副將軍寧夏
曰征西將軍甘肅曰平羗將軍雲南曰征南將軍

兩廣曰征蠻將軍湖廣曰平蠻將軍皆柳葉篆漕
運總兵無將軍名目其印曰漕運之印疊篆文若
陝西止稱鎮守官貴州薊州等處雖名總兵俱無
將軍印

永樂間平江伯陳公瑄把總海運糧儲共一百萬石
時未有總兵之名十三年裏河漕運加至五百萬
石統各處一百七十餘衛後以湖廣淞江河南山
東各都司所屬茶陵臨山彰德濟南等衛地遠省
之每歲止運四百萬石洪熙元年始克總兵官督
運鎮守淮安此設總兵之始也宣德四年同工書

黃福計議於徐州等處立倉令官軍接運六年掛

漕運之印八年公薨以都督僉事王瑜都揮僉事

吳亮充左右副總兵同管正統四年專以馬興充

總兵湯節充叅將此設叅將之始也景泰二年設

左僉都御史王竑同管此文臣總督漕運之始也

欽天監官例不致仕老死而後已天文生由科目出

仕者只於本衙門任用不令出任府州縣官蓋有

深意存焉太醫院官無考滿依資格陞職者蓋此

流醫藥有效則奉 特旨陞官也近年吏部考察

京職欽天監官年六十以上者俱勒令休致罷革

傳奉冗官則太醫院官皆在其列計無所出則請
旨去留由是權移他手而賢否混殺矣

鄉民有子患瘡疹備牲酒禱神語拙不能致詞乃要
其婦翁禱之翁之孫適亦患此疾翁乃對神私語
爲其孫禱時壻拜於後怪其詞不揚膝行聽之知
其然未敢言也俄而翁之孫愈壻之子亡壻由是
甚怨之以其情訴於人人以爲笑成化間一巡撫
都御史被訟于朝其親有官給事中者巡撫乃以
重賂托之賂中官求援給事以爲已物奉以求進
由是得升吏部侍郎而巡撫竟坐法戍邊死又兵

部尚書缺人一兵部侍郎欲得之其親家有爲刑部尚書者素稔求官遂托之納賂尚書之爲已謀亦如給事於是去刑而遷兵侍郎知之恚恨疽發項死此二人與婦翁之御其壻者甚顯皆可笑也南京妓女劉引靜幼爲一商所眷商死劉爲持服歲時修齋設祭哭泣甚哀日以女工自養誓不接客家人不能奪其志也商家後凋落且能推所有以周其妻子有富翁聞其賢欲娶焉劉不從而止京師郭七公子者故定襄伯登之從子也嘗昵一妓方妙年公子死即削髮解足紉爲尼屠寶石京師

大賈也嘗以罪發遣遼東充軍家破無可託者以
白金萬兩寄所昵妓家後數年救回以所寄還之
封識如故世有處富貴之地而淫蕩無耻當變故
之時而貪昧忘義者多矣孰知風塵中有此卓異
者人性之皆善豈不信哉然則觀人者未可以其
類也

朝廷近建三官廟規制弘麗像肖莊嚴其費皆出內
帑不煩有司工成日內府各內官及文武諸司大
臣俱往瞻禮蓋上承母后意而群臣將順之也
兵書涑水張公問予三官所由始嘗考之漢熹平

間漢中有張脩爲太平道張角張魯爲五斗米道而魯尤盛蓋自其祖陵父衡造符書於蜀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有疾者令其自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道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謂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實始於此予旣以復張公且爲評云水爲五行之一生於天而附於地非外天地而爲物也今以水與天地並列已爲不通之論若其使民服罪之書水官者沉之水地官者埋之地似矣天官者旣云上之天則置之雲霄之上可也却云著之山上然則山非地

乎其誣惑蚩蚩之民甚矣。里不賦碑乎。或以爲詭
檀弓記孔子居宋見司馬桓魋自爲石槨三年而不
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初疑所謂
石槨若今合石爲之不應若是其難也。弘治戊申
之春舟過徐州約三十里聞鄉人言其地有洞山
寺寺下有洞爲古蹟甚奇乃命艤舟一登讀眉州
萬閣老所撰建寺碑乃知卽所謂桓山宋桓魋葬
處也。其隧道當南向今已在佛殿下矣。佛殿後有
一穴可入石槨約高餘丈其深約五六步其廣半
之兩旁又各鑿爲夾室狀每處可容十人蓋四周

一全山 而刻其中耳是宜三年而不成也蘇長
公遊此山時益已蕩然金椎之餘矣今石壁所刻
賦益後之好事者爲之其稱洞山者以石槲爲洞
也

近見二文士有三年服者同送鄉人之喪一人束孝
帛一人不束人問之不束者云重不可加輕束者
云斯須之敬聞者質予當以何人爲是予曰若論
小節二人皆是若論大體二人皆非益父母之喪
雖出門弔問亦不可况可送之出郊乎今旣往弔
且受其帛矣及出送而曰重不加輕乎如以爲禮

尚往來使子弟行之可也

魏將軍某年七十餘披甲上殿及隨 鸞輿出入不

減少年人問其平生事云年四十五時已絕男女
之欲和尚廬陵人流落京師年九十餘遠路能
步行鬚髮不白予嘗問其得何脩養之術云無他
術自壯年能節欲耳且云人之精液度與女子能
生人若能保守存留豈不能資生自身太倉画士
張翬年九十餘耳聰目明猶能作画嘗問其何脩
而致云平生惟欲心頗淡欲事能節或者賴此耳
無他術也

巡撫周文襄公初至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一人儒學
教諭朱冕叱皂隸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
門治之可也公從之至寓府入見後公召冕問故
對曰下車之初觀瞻所繫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
公謝之未幾太倉開設衛學公奏保冕爲教授且
語二衛武職云吾爲爾子弟得一良師宜隆重之
冕字士章嘉興人在崑庠時季考月試賞罰明信
弟子多所作成至今論師道者必首稱之詳見葉
文莊公水東日記

嘗聞中官談漢府事因問漢庶人所終云初庶人被

執鎖繫逍遙城一日宣廟欲往觀左右止之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其不意伸一足勾上什地左右急扶起久而神思乃寧始自悔亟命壯士舁銅缸至覆之缸約重三百斤猶覺頂負而動積炭缸上如山燧炭逾時火熾銅鎔庶人亦不知其處矣

成化二十一年乙巳二月初五日丑時泰山微震三月一日丑時大震本日戌時復震初五日丑時復震十三日十四日相繼震十九日連震二次考之自古祥異所未聞也

凡軍前紀功南蠻首三級爲一功北狄首一級爲一
功凡婦人首級受賞而巳不升官北狄婦人面與
男子無鬚者不異故報功者多雜以婦首充數莫
能辨也嘗遇都督馬儀談及此儀云辨之亦有法
紀功多文臣不知此法耳第投水中仰者婦人俯
者男子予嘗聞水中浮屍男俯女仰此陰陽定體
之妙雖人力翻覆之終歸其舊未知人首亦然儀
在邊最久必嘗試之知其然也

通政司所以出納王命爲朝廷之喉舌宣達下情廣
朝廷之聰明於政體關係最重也洪武永樂間實

封皆自 御前開拆故奸臣有事即露無幸免者

自天順間有投匿名奏本言 朝廷事者於是始

有關防然其時但拘留進本人在官候 旨意出

即縱之未嘗窺見其所奏事也後不知始於何年

乃有拆封顯進及副本備照之說一有訐奏左右

內臣及勳戚大臣者本未進而機已泄被奏者往

往經營倖免原奏者多以虛言受禍 祖宗關防

奸黨通達下情之意至是無復存矣可勝嘆哉

成化末年太監梁芳輩導引京師富貴收買古今玩

器進奉啓上好貨之心由是倖門大開金夫子弟

各以珍異投獻求進而無名乃於各寺觀聚寫釋
道星命等書進呈遂得受職內原任中書序班者
得陞職至太常鴻臚太僕少卿等皆白身人得受
鴻臚主簿序班等職生員儒士匠丁樂工勲戚廝
養凡高貴者皆與並進名曰傳奉蓋命由中出不
由吏部銓選故名名器之濫無踰此時未幾以星
變脩弭廷議革之稽其數原有職傳陞者三十六
人白身授職者五百三十八人悉革職勒令原籍
閑住不再錄用軍職傳陞者數當倍蓰未暇藉也
予未第時未嘗作詩餘天順乙卯赴會試慶至一寺

老僧出卷求題予爲一閱與之旣覺猶記其半云
一片白雲人留不住一坐湖山人移不去翠竹吟
風蒼松積雨此是怡情處及下第歸讀書海寧寺
僧文公出白雲窩卷求題宛如夢中癸未會試嘗
夢人贈詩云一篙春水到底渾入指不見波濤痕
霹靂爲我開天門至期貢院火蓋術家有霹靂火
之名而到底渾不見痕如其兆矣成化癸巳初入
職方夢訪李閣老題其壁云浴日青山雨文天碧
海霞臣言甘主聽騎馬夜還家戊戌在武庫時夢
爲小詞云風剪剪花枝偃鈴索一聲驚卧犬可人

期不來半窻明月朱簾捲乙巳居憂時夢爲一詩
云海中種珊瑚遠意爲兒女十年失採掇一枝遽
如許俱未解其何謂也

郊壇天地合祀自唐宋已如此而制度有不同耳唐
合祭非定制宋南郊北郊各有壇壝每歲祭天凡
四舉如祈穀大雩之類皆不合祭惟冬至合祭天
地三年一舉耳 本朝無北郊每歲孟春天地合
祭於南郊名天地壇壝 上又有大祀殿以爲行
禮之處聞議禮之初 高皇以義起之儒臣莫能
奪也宋朝最多名臣碩儒而其制禮亦多難曉如

祭天於圜丘而從以五方之帝則凡本乎天者無不在矣又有所謂感生帝之祭感生謂如以火德王則祀赤帝也祭地於方澤而從以嶽鎮海瀆則凡麗乎地者無不在矣又有所謂神州地祇之祭即京畿土地也程子嘗言既祭社則城隍不當祭不知於此等大處何獨無議論抑嘗有之而莫能

回邪

醫書言瘦人驟肥肥人驟瘦皆不久同年薛爲學登進士時體甚肥及爲御史忽爾瘦削未幾公幹郎陽一疾而歿聞歿時身軀縮小如十餘歲小兒此

尤可異也

徐州百步洪呂梁上下二洪皆石角巉巖水勢湍急
最爲險惡正統間漕運叅將湯節建議於洪旁造
閘積水以避其險閘成而不能行遂廢成化六年
工部主事郭昇鑿百步外洪翻船石三百餘塊又
鑿洪中河道累石修砌外洪隄岸一百三十餘丈
高一丈八年主事謝敬脩砌呂梁上洪隄岸三十
六丈濶九尺高五尺下洪隄岸長三十五丈濶一
丈四尺高五尺二十一年主事費瑄脩砌呂梁上
下牽纜路若干丈皆便民美蹟而三人皆遭謗議

遂至坎珂益志於功名者多不避小嫌無所建立者輒生妬忌當道者不能察則輒信不疑而廢弁及之知巧者遂有所懲而因循歲月雖有當爲之事一切遜避以免謗議矣嗚呼仕道之難如此夫王忠肅公黜一日入內府主事某從至左掖門附名主事書云吏部尚書王主事某入忠肅叱之云汝知敬我不知敬朝廷邪君前臣名汝不聞乎使書名而入立候東閣下主事在左順門旁與一舊識內豎談笑自若公遙見之呼主事問曰曾讀論語鄉黨篇否主事以曾讀對公曰過位色勃如

也如何說此地豈是你嬉笑之所後生如此輕薄
邪蓋奉天門御榻在焉左順去奉天不遠故忠
蕭云然其敬慎如此忠肅之謚可無愧矣

憲宗皇帝受終日英宗遺言免用宮嬪殉葬此最
盛德事故憲宗賓天亦有命不用遵先訓也於
戲英宗一言前足以杜歷代之踵襲後足以立
萬世之法程自黃鳥興哀之後僅見此耳豈非不
世出之明君哉

宋朝臣寮受恩典者皆上表謝恩凡上尊官皆用啓
故當時有王公四六語四六嘉話等書大率駢麗

之文褒諂之語其於治體無補。本朝表箋皆有
官降定式惟每科狀元率諸進士謝恩表及公侯
伯初封謝恩表出自臨時撰文上。朝廷封事謂
之奏上。親王謂之啓亦皆直陳其事不用四六
體是以文臣文集中無作啓者去華就實存質損
文亦士習一變也前代公移多繁文洪武初亦有
頒降芟繁體式職方掌邊務覆奏封事頗多事必
引援經史斷以大義比諸司章奏稍涉文墨蓋故
事因襲如此至何行宜掌司時一奏之中引經大
半而處置事體處反欠精神人頗厭之予竊以爲

邊方有事只須斟酌事體非賣弄文學時也故凡
覆奏本止是就事論事不急繁文一切損之惟本
部有所建明及評議議事條件應引經史者畧引
爲證庶使詞理簡明盡對君之體聞天順間職方
奏內引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一兵書
抹去乃其有備四字云何用如許字該司云此經
句不可去也兵書以輕薄叱之諸司聞之以爲笑

談

兵部選官後武選司官必於內府貼黃所貼有內黃
外黃舊官新官各有黃簿每官一員名下註寫功

陞世次會同尚寶監尚寶司兵科官於 奉天門
請用御寶鈐記外黃印綬監收掌內黃送內庫銅
櫃中收貯後遇襲替官選簿迷失者與赴內府查
外黃外黃可驗則已如或不明查內黃其慎重如
此今軍職多不知自量如在京衛所官犯罪備招
送武選查例發落者無日無之徃徃有罪大惡極
非人所爲者故予嘗謂不觀貼黃用寶不知軍職
之所以重不觀法司招議不知軍職之所以輕
成化末年患京司多盜兵部尚書余公議欲大索京
城內外居民予嘗以曹參告後相獄市并容之說

止之公不聽語人曰陸郎中書本子秀才耳乃奏
差科道部屬等官五十員分投街巷望門審驗時
有未更事者凡遇寄居無引者輒以爲盜悉送繫
兵馬司一二日間鹽房不能容都市店肆傭工皆
聞風匿避至閉門罷市者累日騷擾之謗漸聞禁
中公始悔之早朝時途中有拋擊甃石者公益懼
乃促畢事第令五兵馬司造冊復命而止徒爾擾
下無補於治也一日公語劉時雍云陸郎中向以
曹參事止我我嘗笑其迂今乃知古人誠有見後
人莫能出其範圍也

國初懲元之弊用重典以新天下故令行禁止若風
草然然有面從於一時而心違於身後者數事如
洪武錢大明寶鈔大誥洪武韻是已洪武錢民間
全不行予幼時嘗見有之今復不見一文蓋銷毀
爲器矣寶鈔今惟官府行之然一貫僅直銀三釐
錢二文民間得之置之無用大誥惟法司擬罪云
有大誥減一等云爾民間實未之見况復有講讀
者乎洪武韻分併唐韻最近人情然今惟奏本內
依其筆畫而已至於作詩無間朝野仍用唐韻

江西一遊士善異術上官多禮貌之按察某副使獨

不信術士欲自見請以術爲戲許之乃剪紙爲二
刀作法戲之二刀卽飛起交舞於前冉冉近副使
副使端坐不動俄而撲其面副使以袖拂之術士
乃收刀而去但見副使雙眉已削去矣遣人捕治
不知所之聞之姜恒頰進士使江西云然

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方贄均兩浙雜
稅贄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稅額贄以爲畝
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旣爲王民豈宜循僞
國之法上從其說故畝稅一斗者自方贄始福建
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爲定式贄尋除右

司諫終於京東轉運有子五皋準覃鞏罕準之子
爲丞相其他亦多顯豈惠民之澤歟出紹興志

馬尾褰始於朝鮮國流入京師京師人買服之未有
能織者初服者惟富商貴公子歌妓而已以後武
臣多服之京師始有織賣者於是無貴無賤服者
日盛至成化末年朝官多服之者矣大抵服者下
體虛參取觀美耳閣老萬公安冬夏不脫宗伯周
公洪謨重服二腰年幼侯伯駙馬至有以弓弦貫
其齊者大臣不服者惟黎吏侍淳一人而已此服
妖也弘治初始有禁例

憲宗朝未嘗輕殺一人末年殺二人於人心最痛快
游民王臣者以幻術游貴戚之門嘗從太監王敬
江南公幹所過需索財物括掠玩器及諸珍怪之
物不勝騷擾事發棄市傳首梟於蘇州等處百戶
常瑛者嘗爲太監汪直羽翼生事害人皆怨之
直敗調任口外然其害人之心未已也嘗掩捕百
姓十餘人械送京師告變上命會官鞫之則皆
誣也蓋瑛媒孽其狀欲藉此以立功耳反坐棄市
梟首於其掩捕之地

嘉興之海鹽紹興之餘姚寧波之慈谿台州之黃巖

温州之永嘉皆有習爲倡優者名曰戲文子弟雖
良家子不耻爲之其扮演傳奇無一事無婦人無
一事不哭令人聞之易生悽慘此蓋南宋亡國之
音也其廣爲婦人者名粧旦柔聲緩步作夾拜態
徃徃逼真士大夫有志於正家者宜峻拒而痛絕
之

俞漢遠上虞人能詩畫嘗膺保舉寓京師時吏部郭
尚書知其能畫使人召之不赴召者曰冢宰人欲
求一見而不可得子何獨不徃漢遠曰吾以應薦
而來今徃爲之畫使他日得美除人將謂以畫得

之卒不往後卒旅邸貧無所蓄鄉人哀金爲歛之
近有鍾欽禮者亦上虞人善畫山水以上司多好
其畫輒以此傲人無何依託官府聲勢詐取人財
事露問發充軍間有持其畫奉予者予曰屋壁雖
陋不掛賺金賊畫也古人看書畫一要師法古二
要人品高人品不高雖工亦減價矣吾鄉張節之
先生見人收蓄黃廉使翰草書卽令裂去云好人
家却收此人筆跡其疾惡如此

杭州府每歲春秋祭先聖及社稷山川二壇皆布政
司官主之如先聖固天下之所尊而二壇神位明

有府社府稷本府境內山川及城隍主名知府却不得主祭布政司統十一府却只作所治處一府祭主此等禮制頗有窒碍不知當時儒臣議禮何以慮不及此

大明一統志卽景泰間脩而未成者天順間始成之初脩時學士錢原溥爲副總裁嘗欲志戶口而李文達以戶口戶部自有數慮傷繁而止按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是民數朝廷之所重也苟在所當志何傷繁之慮邪如以此爲戶部有數而不志則內外文武諸司之設吏兵二部有數學校寺

續金匱要略卷一百一十四
觀禮部有數皆將不必志邪文達既自用而彭呂
諸公又皆務爲簡重不相可否故此書之成不但
戶口之登耗無徵而已

浙江各府縣布政按察分司在府城者大率規制如
一在各縣者按察分司多弘敞整麗布政分司多
狹隘朴陋初疑按察能糾察官吏貪污者懼致罪
而然後至各府縣編覽志書見按察分司皆建自
洪武間布政分司至正統七年以後始有之乃得
究知其所以然蓋國初糾察諸司讞審庶獄在
內從各道監察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處分其時

御史建員未廣有事則奉命而出事竣卽還巡按亦未有專官故按察之官職專而權重今分巡官各有印章此可見矣其後分遣御史巡按外藩按察之體勢由是始輕且御史所至更無察院每止宿按察分司而已分司旣狃於經畫官府之初則廣狹豐儉得以如意爲之故其規制多寬廣又以御史所寓禮宜致隆故有司以時脩飾而華美中度布政司職理民事非奉部符不出至宣德正統以來添官稍多始議置分司且其地率多卽官府棄地爲之故規制不能如意又分守官按臨不過

信宿而去故有司忽之而脩葺怠焉此蓋理勢使然非有意而優劣之故虛心觀理則理無不燭疑心待人則人鮮無過有官君子不可不知也五幼嘗入神祠見所塑部從有袒裸者臂股皆以墨畫花鳥雲龍之狀初不喻其故近於温台等處見國初有爲雕青事發克軍者因詢問雕青之所以名一耆老云此名刺花綉卽古所謂文身也元時豪俠子弟皆務爲此兩臂股皆刺龍鳳花草以繁細者爲勝洪武中禁例嚴重自此無敢犯者因悟少年所見卽文身像也聞古之文身始於島夷蓋其

人常入水爲生文其身以辟水怪耳聲教所暨之
民以此相尚而傷殘體膚自比島夷何哉禁之誠
是也由是觀之凡不美之俗使在上者法令嚴明
無有不可易者彼以爲民俗在所當順或以爲政
事者當先所急而不爲之所者皆姑息之政也

唐選法試而銓銓而注注而唱集衆告之然後顛爲
甲上于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侍郎省之
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乃上聞主者受旨奉
行各給一符謂之告身乃知告身非誥勅卽今文
憑顛也嘗於南京吏部見國初新選官皆給黃紙

印本符一通疑卽告身之遺意文憑乃後來所更
定主意在關防姦僞耳故到任卽繳上之

古人書籍多無印本皆自鈔錄聞五經印版自馮道
始今學者蒙其澤多矣 國初書版惟國子監有
之外郡縣疑未有觀宋潛溪送東陽馬生序可知
矣宣德正統間書籍印版尚未廣今所在書版日
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隘於前已但今士習浮
靡能刻正大古書以惠後學者少所刻皆無益令
人可厭 上官多以餽送往來動輒印至百部有
司所費亦繁偏州下邑寒素之士有志佔畢而不

得一見者多矣嘗愛元人刻書必經中書省過下
所司乃許刻印此法可救今日之弊而莫有議及
者無乃以近於不厚與

毘陵翟顏二生素交厚每相會輒談及國事一日顏
書其所志以示翟言頗不謹旣而自悔急遣人追
索翟已執之爲竒貨矣後顏登第爲京職翟每從
假貸卽應之弗吝人以顏爲仗義而不知爲其制
也一書記辛稼軒帥淮時陳同甫往謁之與談天
下事稼軒酒酣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斷牛頭之山
天下無援兵决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同甫夜料

絲金身絲卷一百八十四
稼軒酒醒必悔將殺已以滅口乃逃去月餘致書
稼軒假十萬緡以濟貧稼軒如數與之古今人事
固有偶同者然同甫平生自許甚重其亦爲此耶
國初各布政司府州縣祭社稷風雲雷雨山川等壇
以守禦武官爲初獻文官爲亞終獻洪武十四年
定以文職長官行三獻禮武官不令與祭禮官之
議大抵謂有司春祈秋報爲民祈福文官職在事
神治民武官職掌兵戎務專捍禦古之刑官不使
與祭而况兵又爲刑之大者武官不令與祭所以
嚴事神之道而達幽明之交也然當時但言社稷

等神而不及先聖此固主春祈秋報之說豈不以
報本於先聖者不當以是拘抑豈不以古者出師
受成釋奠皆必於學故畧之耶宣德乙卯各處軍
衛俱得設學春秋二祭皆武官主之學官分獻而
已使當時議禮者兼先聖廟祭而言則今日武官
主祭與禮制悖矣此等事本出偶然然亦若預爲
之地者誠可異也

今人以正五九月新官不宜上任俗吏信之而見道
明者固不忌也或云宋尚道教正五九月禁屠宰
新官上任祭告應祀神壇必用宰殺故忌之今人

多不知其原遂有吉凶禁忌之疑此說有理然其事非始於宋始於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甲子詔天下每年正五九月並不行刑所在公私宜斷屠殺意者宋因之而益嚴耳詳見揮塵新錄

古稱肩輿腰輿板輿筭輿兜子卽今轎也洪武永樂間大臣無乘轎者觀兩京諸司儀門外各有上馬臺可知矣或云乘轎始於宣德間成化間始有禁例文職三品以上得乘轎四品以下乘馬宗儒謂乘轎以人代畜於理不宜固是正論然南中亦有無驢馬雇覓處縱有之山嶺陡峻局促處非馬驢

所能行兩人肩一轎便捷之甚此又當從民便不
可以執一論也

諸司職掌是唐宋以來舊書本朝因而損益之洪

武二十三年改戶刑二部所屬皆爲浙江等十二

部後又改六部子部爲清吏司然今衙門名目制

度改革官員品秩事體更易又多與國初不同

亦多該載未盡者衙門名目不同如吏部所屬文

選等四清吏司舊云選部司封等部鴻臚寺舊云

儀禮司之類是也制度改革不同如北平都布按

三司今改爲順天府并直隸府衛承天門待詔

觀察使中都國子監回回欽天監五軍斷事司蒙古衛今皆裁革舊有左右春坊而無詹事府之類是也官員品秩不同如六科都給事中正八品左右給事中從八品給事中行人司正俱九品各衙門司務行人司行人皆未入流之類是也事體更易不同如兵部之整點軍士飛報聲息舊屬司馬部今屬職方清吏司之類是也該載未盡者如兵部之將官將軍勇士之類是也必得刪訂增廣成書使一代之制粲然明白垂之萬世而足徵可也嘗聞父老云太宗初無入承大統之意袁珙之相

有以啓之近見姚少師廣孝撰瑛墓志有云洪武
間亦上在潛邸聞先生名遣使以幣禮聘焉既拜
受卽沐浴戒行李而起及見上大悅於是肅恭而
前面對聖容俯仰左右一目而盡得矣先生再
拜稽首而言曰聖上太平天子也龍形而鳳姿天
廣地濶日麗中天重瞳龍髯二肘若肉印之狀龍
行虎步聲如鐘實乃蒼生真主太平天子也年交
四十髯鬚長過於臍卽登寶位時上雖聽其說而
未全信居無何先生辭還故里洪武三十五年壬
午六月十七日上誕膺天錄嗣登大寶因感先

生昔言之驗於是勅遣內侍驛召至京拜太常寺丞授承直郎待以特禮賜冠服鞍馬文綺鈔錠及居第在京以便其老琪別有記云洪武二十三年九月敬蒙燕府差人取至北平觀此則知 太宗之有大志久矣琪之相特决之耳琪字廷玉號柳莊鄆人相術之妙詳見九靈山人戴良所著傳

宋朝崇信道教當時宮觀寺院少有不賜名額神鬼少有不封爵號者如上虞曹娥立廟表曰始自漢世亦足以示勸矣宋大觀四年八月封爲靈孝夫人政和五年十一月封爲靈孝昭順夫人淳祐六

年六月封爲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又封娥父爲和
應侯母爲慶善夫人各有封勅尚存予嘗謂當時
中書省官一半歲月與鬼神幹事其代言之臣尤
爲孟浪如漢碑言娥父盱能按節歌舞婆婆樂神
婆婆益舞貌其封和應侯勅乃云爾迎婆婆之神
至於溺死不亦可笑乎本朝着令有司春秋致祭
神主曰漢孝女曹娥之神革去前代封爵名正言
順真可謂萬世法矣然娥之孝豈待爵而顯哉今
其江其鎮其館驛鹽場壩堰急遞舖之類皆以曹
娥爲名蓋將歷萬世而不泯矣

舊制軍職疾故子弟年十五得承襲官職者比試武藝而官之試不中者不得輒入選老而無子者月給全俸早亡而妻守寡者月給俸二石子患殘疾不能承襲者月支俸三石十年內有子仍襲祖職十年後有子不准襲令爲民無子而有孤女者月給俸五石年至十五住支名曰優養故官子弟年幼未襲者亦給全俸名曰優給在任犯罪監故子弟應優給者月給半俸出幼卽承襲者免調別衛年二十以上者俱調衛仍支全俸至永樂間凡以奉天征討得功者子弟俱容至十六歲承襲且免

比試武藝子患殘疾者給全俸終身十年後有子
俱准承襲父犯罪監故子承襲者不拘年之長幼
一例免調衛孤女優養者不拘出幼至適人始住
給凡事優厚於舊名曰新官而以開國功臣名曰
舊官予官武選時嘗竊以爲高皇起布衣得天
下於群雄之手文皇起藩邸得天下於一家之
親其難易固當有辨而待功臣之典厚薄如此揆
之治體似未穩當嘗欲建白其事而一之使治制
適均事跡不顯未久外陞而止

寧波奉化縣有鮎鯨巡檢司不解其名義攷之志書

引顏師古云鮎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小蟹
在其腹中埒鉅依反曲岸也其中多鮎故以名今
埒作綺韻書並無因印文之誤耳

駱賓王靈隱寺詩有待入天台路看予渡石橋之句
釋之者云赤城山上有石橋懸渡石屏風橫截其
上赤城山卽天台山之一也又引顧凱之云天台
石橋廣不盈尺長數十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嘗
問之天台人亦極誇其幽迥竒絕似非人世之所
有者壬子七月十八日與潘僉憲應昌乘輿往觀
跋涉嶺澗行三十餘里至其處路極險僻蓋天台

諸山之水自西北流者中分二派一下自南一下
自東皆會於此當二水之衝有石隱隱橫亘其下
者三橫石之外石勢直下壁立數丈飛瀑下瀉其
聲如雷而石橋正當其前橋之兩端抵澗兩崖約
長數十步其上中隘而旁殺若驟背然其下齊平
如截橋之下石勢壁立而下者又數丈飛瀑出其
下激激震怒勢益湍急自此而下其深其測矣始
信其幽怪竒絕誠非人間所有又以知石橋本在
山下深澗中彼以爲懸渡赤城山上石屏風橫截
其上者皆妄也應昌生長天台亦未之到則台人

所云其中方廣寺爲羅漢出沒之處皆謬妄不足
信矣

雁蕩山之勝著聞古今然其地險遠至者絕少弘治
庚戌十月按部樂清嘗一至焉蕩在山之絕頂中
多葭葦每深秋鴻雁來集故名山僧亦不能到其
處聞之樵者云然耳山下有東西二谷東谷有剪
刀峯瀑布泉頗竒大龍湫在其上西谷有常雲峯
在馬鞍嶺之東展旗石屏天柱玉女卓筆諸峯皆
竒峭聳直高插天半而不沾寸土其北最高且大
橫亘數十里石理如湧浪名平霞嶂靈巖寺在諸

峯巒屹中於此獨立四顧心目驚悸清氣砭骨似
非人世令人眷戀裴回不忍舍去回視西湖飛來
等峯便覺塵俗無餘韻矣平霞嶂西一洞中有石
下垂泉涓涓出二竅中名象鼻泉古今題詠頗多
別有游雁蕩山記

浙江王都指揮澤嘗宿嘉興天寧寺既去有僧入其
卧處見一蛇蟠榻上乃闔門而出俄而二健卒趨
至取其所遺金帶去蓋卽僧見蛇也

浙江銀課洪武間歲辦二千八百七十餘兩永樂間
增至七萬七千五百五十餘兩宣德間增至八萬

七千五百八十餘兩後鎮守太監李德兵部尚書
孫原真奏坑戶實辦銀二萬五千七百九十餘兩
陪納六萬一千七百八十餘兩正統間減數止辦
三萬八千九百三十餘兩景泰七年實得一萬六
千零六十五兩天順六年三萬零四十八兩成化
三年奉 勅辦銀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成化五
年減數一萬零二百三十七兩有奇因太監盧永
之奏也未幾又奉 勅照天順六年三萬零四十
八兩成化十九年又因太監張慶之奏照成化三
年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以後額辦處州府所屬

各縣二萬一千二百五十兩温州府泰順縣九百九十一兩八錢共二萬二千二百四十一兩比之成化三年額數多九百九十一兩弘治二年減免一萬一千四百兩止辦解一萬零八百四十一兩又禁取額外耗銀三千餘兩從巡按御史暢亨之奏而刑部侍郎彭公韶覈實其事今人全歸功於彭非也暢後以事調外任而其功不可泯故記之廣西有蝻蛇其肉無毒土人食之其脂與涎沫著男陰卽消縮不舉嘗聞有軍士若干涉一水皆病陰痿蓋此水乃蝻蛇出沒處有涎沫其中故也輟耕

錄記佻健少年奸淫藥被人左使致終身不舉者
疑卽其脂也又見孫思邈千金方鹿脂亦然

張御史云成化間盜發韓魏公塚得金銀器頗多黃
金帶至三十六腰其富可知予意此帶必是君賜
若其自置則失之不儉受之人則失之不廉以此
殉葬非徒無益而反害之魏公在當時儻然人望
也必其子孫愚昧致有此耳按葉文莊嘗聞永寧
倉官言魏公墳去彰德城不及二十里碑石羊虎
悉因營建趙王府鑿煉盡矣數年前亦經盜發此
當時公爲山西叅政在宣府脩理八城時所記則

魏公塚被發久矣此益別一韓姓者

高皇嘗問劉三吾所居山川形勢三吾具言其家所
面峯巒甚奇乃圖以上上笑云何用如許以筆
視山峯尖起處悉塗抹之未幾其山一夕被雷尖
起處悉擊去意者聖天子動與天合而然耶聞
之劉時雍云

成化間山東魚臺縣民穿窖得古塚中一甕取以貯
水貯之輒涸民以其不利置之大樹上時鳴鳴作
聲民怪而破之後有識者云此寶器也一鏡照野
外數里村落人畜皆見縣官聞而取之浙江督漕

張都指揮洪嘗買其石槨二板親聞其事

羅狀元應魁復官後以病請告還鄉從游者頗衆遂
立爲鄉約凡爲不善者衆不之齒大惡者棄之於
是有強梁者一二人皆被執而投之水鄉人不平
訟於官而應魁適已卒其徒十餘人皆坐謀殺人
爲羅倫從者律使應魁不死將置之重辟無辭矣
今幸不受顯戮然殺人之名沾污案牘傳道人口
寧不爲文法吏之所詆笑哉借曰起自草茅未嘗
讀律然臣而作福作威及非士師而殺人者經傳
具有明訓而妄作如是何耶予初聞此不信近審

之劉方伯時雍乃知誠然未嘗不深爲之惜也
司禮太監懷恩成化初以祖克雲南某衛軍乞取其
族子一人爲後尋官之太倉有武職以將才舉者
久不遷寅緣其族子求見恩笞其族子而拒之都
御史王公越嘗至其內宅恩命小火者二三人以
頭拄其腰而出之越卒不得入兵部王公恕之得
召爲吏部皆其力也成化末邵妃方被寵上將
有廢易意召恩與謀之恩叩頭曰此朝廷大事
不敢苟且明早退朝時當與內閣大臣議之上
以爲然明日將臨御呼恩左右以疾對使問之云

本無疾昨聞 聖旨驚成疾耳由是事不諧而止
未幾發遣司香 皇陵今上卽位復召入多所匡
正卒于官

內閣文臣之設始於永樂年間此予所舊聞故弘治
初論事嘗及之近聞李子易內翰云嘗見 太祖
實錄洪武中黃子澄齊泰皆太常少卿方孝孺翰
林侍講同在內閣意者其時備顧問而已未必若
後來諸公寵任之隆得專政柄也

温州樂清縣近海有村落曰三山黃渡其民兄弟共
娶一妻無兄弟者女家多不樂與以其孤立恐不

能養也既娶後兄弟各以手巾爲記日暮兄先懸巾則弟不敢入或弟先懸之則兄不入故又名其地爲手巾魯成化間台州府開設太平縣割其地屬焉予初聞此風未信後按行太平訪之果然蓋島夷之俗自前代以來因襲久矣弘治四年予始陳言于朝請禁之有弗悛者徙諸化外法司議擬先令所司出榜禁約後有犯者論如姦兄弟之妻者律上可之有例見行

法華經卷之四十四

次今... 佛... 禁... 經... 亦... 普... 論... 最... 殊... 妙... 甚... 深... 之... 義...

... 聖... 言... 之... 旨... 妙... 甚... 深... 之... 義... 亦... 普... 論... 最... 殊... 妙... 甚... 深... 之... 義...

... 富... 貴... 之... 子... 孫... 亦... 普... 論... 最... 殊... 妙... 甚... 深... 之... 義...

... 富... 貴... 之... 子... 孫... 亦... 普... 論... 最... 殊... 妙... 甚... 深... 之... 義...

... 富... 貴... 之... 子... 孫... 亦... 普... 論... 最... 殊... 妙... 甚... 深... 之... 義...

... 富... 貴... 之... 子... 孫... 亦... 普... 論... 最... 殊... 妙... 甚... 深... 之... 義...

... 富... 貴... 之... 子... 孫... 亦... 普... 論... 最... 殊... 妙... 甚... 深... 之... 義...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八十五

菽園雜記摘抄卷六

陸容

新昌嵯縣有冷田不宜旱禾夏至前後始插秧秧已成科更不用水任烈日暴土拆裂不恤也至七月盡八月初得雨則土蘇爛而禾茂長此時無雨然後汲水灌之若日暴未久而得水太早則稻科冷瘦多不叢生予初不知其故偶見河水可汲之田如是怪而問之農者云云始知觀風問俗不可後也山陰會稽有田灌鹽滷或壅鹽草灰不然不茂

寧波台州近海處田禾犯鹹潮則死故作礮堰以拒之嚴州壅田多用石灰台州則煨螺蚌蠣蛤之灰不用人畜糞云人畜糞壅田禾草皆茂蠣灰則草死而禾茂故用之

嚴州山中灌田之法有水輪其制約水面至岸高若干尺如其度爲輪輪之輻以細木幹爲之每輻出梢處繫一竹筒但微繫其腰使兩頭活動可以俯仰置軸半岸貫輪其上岸上近輪處置木槽以承水溪水散緩則以石約歸輪下使急水急則輪轉如飛每筒得水則底重口仰及轉至上則筒口向

下水瀉木槽分流田中不勞人力而水利自足蓋
利器也夫桔槔隨處有之或運以手或運以足或
運以牛機器之巧無踰此矣山中深溪高岸桔槔
之巧莫能施矣於是乎有水輪之制焉蓋制器利
用苟有益於斯世則君子取焉漢陰抱甕之說特
憤世疾邪之所爲未足以諭廣大也

廣西有度姓音託今吳中人伸兩臂量物曰託度既
與度似而又從尺疑卽此歟陝西有分字音罕特
物也奮音胎字上聲南人罵北人爲奮子廣東有
孺字音柰平聲老年所生幼子晏音少杭人謂男

之有女態者媡音其緼反謂子之幼穉者呼讀如
撼恨其人而欲害之之辭越中有此等字徃徃於
訟牒中見之

大江中金焦二山金以裴頭陀開山得金而名焦以
焦隱士所居而名近遊焦山讀徐武功壯觀亭記
云古稱金鰲浮玉二山爲江漢朝宗于海之門戶
卽今京口金焦是已蓋省文易名因以淆譌故郡
志無考然焦有古刻浮玉之名尚存岳石而江表
之人猶稱焦門爲可證焉是以金山爲金鰲焦山
爲浮玉矣疑而考之郡志及他紀載則金鰲乃金

山中亭名浮玉本金山別名也焦山所刻二字筆勢肥弱蓋宋元人所書武功所云不知何據

今旌表孝子節婦及進士舉人有司樹坊牌於其門以示激勸卽古者旌別里居遺意也聞國初惟有孝行節烈坊牌宣德正統間始有爲進士舉人立者亦惟初登第有之仕至顯官則無矣天順以來各處始有冢宰司徒都憲等名然皆出自有司之意近年大臣之家以此爲勝門有三坐者四坐者亦多干求上司建立而題署且復不雅如壽光之柱國相府嘉興之皇明世臣亦甚夸矣近得中吳

紀聞閱之見宋蔣侍郎希魯不肯立坊名深歎古人所養有非今人所能及者吾崑山鄭介菴晚年撤去進士坊牌云無遺後人笑也

儻丁來切註云失志貌蘇州人謂無智術者爲歎杭州以爲儻同年吳俊時用美姿容而不拘小節杭人呼爲吳阿儻嘗自云我死大書一名於墓前云大明吳阿儻之墓若書官位便俗矣惜乎韻無此字人亦多不識蓋初登第時聞此言今已二十七年而時用下世亦數年矣雖出一時戲言亦可見其曠達昨檢韻海偶得此字而記之

兩浙鹽運司所轄共三十五場清浦等一十三場在蘇松嘉興地居浙之西而天賜一場隔涉崇明縣海面西興等二十場在紹寧溫台地居浙之東而玉泉一場隔涉象山縣海面其杭州府仁和許村二場雖居浙西場分則歸浙東凡浙東鹽共一十萬七千五百餘引除水鄉納銀外該鹽一十萬六千一百九十餘引浙西鹽共一十一萬四千八百餘引除水鄉納銀外該鹽七萬二千六百餘引各以一半折價解京一半存留給客浙西多平野廣澤宜於舟楫鹽易發散故其利厚解京銀每一大

引折銀陸錢浙東多阻山隔嶺舟楫少通不便商旅故其利薄解京銀每一大引折銀叁錢伍分俱便竈戶凡鹽利之成須藉滷水然滷之淋取又各不同有沙土漏遇不能成鹹者必須燒草爲灰布在攤場然後以海水漬之俟曬結浮白掃而復淋有泥土細潤常涵鹹氣者止用刮取浮泥搬在攤場仍以海水澆之俟曬過乾堅聚而復淋夏用二日冬則倍之始鹹可用於是將曬過鹹泥約五六十担挑積高阜修爲方丈池槽旁下掘成井口用西管陰通再以海水傾漬池中鹹泥使滷水流入井

口然後以重三分蓮子試之先將小竹筒裝滷入蓮子於中若浮而橫倒者則滷極鹹乃可煎燒若立浮於面者稍淡若沉而不起者全淡俱棄不用此蓋海有新泥及遇雨水之故也

凡煎燒之器必有鍋盤鍋盤之中又各不同大盤八九尺小者四五尺俱用鐵鑄大止六片小則全塊鍋有鐵鑄寬淺者謂之鍬盤竹編成者謂之篾盤鐵盤用石灰粘其縫隙支以磚硯篾盤用石灰塗其裏外懸以繩索然後裝盛滷水用火煎熬一晝一夜可煎三乾大盤一乾可得鹽二百斤之上小

鍋一乾可得鹽二三十斤之上若能勤煎可得四
乾大盤難壞而用柴多便於人衆浙西場分多有
之小盤易壞而用柴少便於自己浙東場分多有
之蓋土俗各有所宜也

高憲副宗選論今人於人物是非不公臧否失當者
譬之觀戲有觀至關目處或點頭或按節或感泣
此皆知音者彼庸夫孺子環列左右不解也一遇
優人插科打諢作無耻狀君子方爲之羞而彼則
莫不歡笑自得蓋此態固易動人而彼所好者正
在此耳今之是非不公臧否失當何以異此此言

可謂長於譬喻者矣

嘗聞吳文恪公

諱

爲御史巡按浙江時壞秦檜碑而

未知其詳疑其爲檜德政碑及來浙江聞仁和縣
學有宋刻石經往觀之并見此刻始知公所壞卽
此石非檜德政碑也然於此有以見公學術之正
論議之公有補於風教多矣公文集未得見此作
未知載否因錄以記之右宜聖及七十二弟子贊
宋高宗製并書其像則李龍眠磨所畫也高宗南
渡建行宮于杭紹興十四年正月始卽岳飛第作
太學三月臨幸首製先聖贊後自顏淵而下亦譔

辭以致褒崇之意二十六年十二月刻石于學附以太師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秦檜記檜之言有曰孔聖以儒道設教弟子皆無邪雜背違於儒道者今搢紳之習或未純乎儒術顧馳狙詐權譎之說以僥倖於功利其意蓋爲當時言恢復者發也嗚呼靖康之禍二帝蒙塵汴都淪覆當時臣子正宜枕戈嘗膽以圖恢復而檜力主和議攘斥衆謀盡指一時忠義之言爲狙詐權譎之論先儒朱熹謂其倡邪說以誤國挾虜勢以要君其罪上通於天萬死不足以贖者是也昔

龜山楊先生時嘗建議罷王安石孔廟配享識者
避之訥一介書生幸際聖明備員風紀茲於仁
和縣學得觀石刻見檜之記尚與圖贊並存因命
磨去其文庶使邪說之說姦穢之名不得廁于聖
賢圖像之後然念流傳已久謹用備識俾後覽者
得有所考云

漕運定規每歲運糧四百萬石內兌運三百三十萬
石支運七十萬石分派浙江江西湖廣山東各都
司中都留守司南京江南江北直隸一十三把總
管轄各衛所旗軍領運浙江都司運船共一千九

百九十九隻每船或軍十名或十一名或十二名
共該旗軍二萬一千六百七十名每船大約裝運
正米三百石連加耗四百餘石共該裝運七十餘
萬石該運糧者杭州前杭州右海寧温州台州處
州寧波紹興凡八衛海寧金華衢州嚴州湖州凡
五所其餘沿海備倭衛所俱不運糧自宣德八年
裏河漕運到今皆然運船每五年一造每一船奏
定價銀一百兩軍衛自備三十兩府縣出價七十
兩兌運者各衛所軍駕船至府縣水次倉兌糧起
運京倉通州倉交納支運者原係民夫民船運至

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軍人駕船於四倉支運
京通二倉近年又有改兌之名蓋免民起運淮安
等倉加與耗米就令軍船各到該運府縣兌糧直
抵京通二倉也

禹廟在會稽山下規模弘敞塑像工整所謂窆石者
相傳爲堊禹衣冠處其石形稍類鍾刻篆已剥落
不可辨矣南鎮之廟亦塑神像則甚無謂嘗語府
官當去像留主爲合禮意彼以爲自國初以來有
之似不可毀嘗思之孔子與諸賢皆人鬼 高皇
初建國學時皆革塑像用木主歲鎮海瀆不可以

形像求者豈令用塑像耶此必前代舊物洪武初
正祀典詔下有司無識失於改正耳决非朝制也
劉時雍爲福建右叅政時嘗駕海舶至鎮海衛遙見
一高山樹木森然命帆至其下舟人云此卽山海
鯀也舟相去百餘里則無患稍近鯀或轉動則波
浪怒作舟不可保劉未信注目久之漸覺沉下少
頃則滅沒不見矣始信舟人之不誣蓋初見如樹
木者其背鬣也

成化末里人朱全家白日群鼠與貓鬪貓屢却全卧
見之以物投鼠不去起而逐之纔去

兵部尚書王公恕在南京參贊機務時與王公儉友
善作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刻板印行太醫院判劉
文泰與公有怨上書訟其變亂選法數事且言其
作傳刻板皆諷人爲之彰一已之善顯先帝之
過以印本封進上不罪公令燒毀板籍而已公
遂乞致仕去予謂板刻之舉或出於門生故吏而
公以老成位冢宰初無禁止之言坐致奏訐以罷
不亦深可惜哉

廩生久滯宜擇其行檢端謹學業優長可當科目遺
材者善爲䟽拔之計不當專論其齒宜德中從胡

忠定公浹之請起取四十歲以上廩生入國學需
次出身天順初從都御史李公賓之請又一行之
皆姑息之政也然宣德正統間監生惟科貢官生
三種而已故此輩得以次進用景泰以來監生又
有他途進者雖科貢之士亦為阻塞中間有自度
不能需次者多就校職餘至選期老死殆半矣近
聞北畿巡撫張公鼎亦建此議禮部寢之是能不
以姑息結人心者也

古之君子以軍功受賞猶以為耻而近時各邊巡撫
文臣一有克捷則以其子弟女婿冒濫陞賞要君

欺天無耻甚矣予所見大臣不以軍功私其子弟者白恭敏余肅敏二公而已白薨後其子續陳乞官之余薨後朝廷欲官其子以子寘舉人乃官其孫

近至温州訪問前任知府之賢者士大夫每以何文淵爲稱首蓋其廉能之譽初非過情而惠利之及民者亦多故民猶稱之若所謂却金館之作則不能無意於沽名故今往來題詠者誅心推隱無已此所謂求全之毀也

浙之衢州民以抄紙爲業每歲官紙之供公私糜費

無筭而內府貴臣視之初不以爲意也聞天順間
有老內官自江西回見內府以官紙糊壁面之飲
泣蓋知其成之不易而惜其暴殄之甚也又聞之
故老云洪武年間國子監生課簿倣書按月送禮
部倣書發光祿寺包麵課簿送法司背面起稿惜
費如此永樂宣德間鰲山煙火之費亦兼用故紙
後來則不復然矣成化間流星爆杖等作一切取
榜紙爲之其費可勝計哉世無內官如此人者難
與言此矣

王冕紹興人國初名士所居與一神廟切近爨下缺

薪則斧神像爨之一鄰家事神惟謹遇冕毀神像
輒刻木補之如是者三四然冕家人歲無恙補像
者妻孥沾惠時時有之一日召巫降神詰神云冕
屢毀神神之咎吾輒爲新之神何不祐耶巫者
倉卒無以對乃作怒曰汝不置像彼何從而爨耶
自是其人不復補像而廟遂廢至今以爲笑談

王琦字文璣仁和人鄉貢試禮部副榜授汝州學正
擢監察御史以學行老成稱陞山西按察僉事提
督學校士風爲之不變改四川不樂乞致仕歸年
纔五十琦以清介自持在官門無私謁平生不治

生產居貧晏如也值歲大侵無以爲朝夕冬且暮大雪日僵卧不能出門戶有饋非故舊不受卽故舊至數亦却之鄰有唁之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不濟何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所愧於心耳雖饑且寒無不樂也何唁之有天順間竟以饑寒卒杭州守胡濬聞而吊之告布按二司爲祀之於杭學鄉賢祠出祠錄

景泰間温州樂清縣有大魚隨潮入港潮落不能去時時斂水滿空如雨居民聚集磔其肉忽一轉動溺水死者百餘人自是民不敢近日暮雷雨飛躍

而去疑其龍類也又一日潮長時魚大小數千尾皆無頭蔽江而過民異之不敢取食疑海中必有惡物嚙去其首然嚙而不食其多如許理不可究予宿雁蕩聞之一老僧云

商文毅公輅父爲府吏生時知府夜遙見吏舍有光跡之非火也翌旦問群吏家夜有何事云商某生一子知府異之語其父云此子必貴宜善撫之後爲舉子浙江鄉試禮部會試廷試皆第一景泰間仕至兵部侍郎兼春坊大學士入內閣天順初罷歸有醫善太素脉公命診之云歇祿十年當再起

成化初復起入閣數年致仕

江南名郡蘇杭並稱然蘇城及各縣富家多有亭館
花木之勝今杭城無之是杭俗之儉朴愈於蘇也
湖州人家絕不種牡丹以花時有事蠶桑親朋不
相往來無暇及此也嚴州及於潛等縣民多種桐
漆桑相麻苧紹興多種桑茶苧台州地多種桑柏
其俗勤儉又皆愈於杭矣蘇人隙地多榆柳槐樗
棟穀等木浙江諸郡惟山中有之餘地絕無蘇之
洞庭山人以種橘爲業亦不留惡木此可以觀民
俗矣

石首魚四五月有之浙東溫台寧波近海之民歲駕
船出海直抵金山太倉近處網之益此處太湖淡
水東注魚皆聚之他如健跳千戶所等處固有之
不如此之多也金山太倉近海之民僅取以供時
新耳溫台寧波之民取以爲鮶又取其膠用廣而
利博予嘗謂瀕海以魚鹽爲利使一切禁之誠非
所便但今日之利皆勢力之家專之貧民不過得
其受雇之直耳其船出海得魚而還則已否則遇
有魚之船勢可奪則盡殺其人而奪之此又不可
不禁者也若私通外番以啓邊患如閩廣之弊則

無之其採取淡菜龜脚鹿角菜之類非至日本相近山島則不可得或有啓患之理此固職巡徼者所當知也

衢之常山開化等縣人以造紙爲業其造法採楮皮蒸過擘去粗質糝石灰浸漬三宿蹂之使熟去灰又浸水七日復蒸之濯去泥沙曝曬經旬舂爛水漂入胡桃藤等藥以竹絲簾承之俟其凝結掀置白面以火乾之白者以磚板制爲案卓狀圻以石灰而厝火其下也

國初賜諡惟公侯伯都督凡勲戚重臣有之文臣有

諡始於永樂年間然得之者亦鮮矣今六卿之長翰林之老鮮有不得諡者古之諡必有議本朝無此制故諸老文集中無此作

作興學校本是善政但今之所謂作興率不過報選生員起造屋宇之類而已此皆末務非知要者其要在振作士氣敦厚士風獎勵士行今皆忽之而惟末是務其中起造屋宇尤爲害事益上官估費動輒銀幾千兩而府縣聽囑於旁緣之徒所費無幾侵漁實多是以虛費財力而不久復敝此所謂害事也况今學舍屢修而生徒無復在學肄業入

其庭不見其人如廢寺然深可嘆息爲此者但欲刻碑以記作興之名而不知作興之要故也

尚書錢文通公譜畧云奪門報功領重賞者甚衆府君謂兵部尚書陳公汝言曰今日封侯封伯皆是矣獨一人未封汝

言問

誰府君曰當時非奉

皇太

后手詔則曹石二公焉敢提兵入禁盍以迎復之功歸諸皇太后請上尊號明日汝言入奏英

宗皇帝卽命擇日上聖烈慈壽皇太后尊號愚

謂子爲天子以天下養苟欲致隆於尊親揆之以禮何所不可但論功邪使皇太后無手詔之功

尊號當不上耶文通之言未爲得也

剪燈新話錢唐瞿長史宗吉所作剪燈餘話江西李
布政昌期所作皆無稽之言也今各有刻板行世
聞都御史韓公雍巡撫江西時嘗進廬陵國初以
來諸名公於鄉賢祠李公素著耿介廉慎之稱特
以作此書見黜清議之嚴亦可畏矣聞近時一名
公作五倫全備戲文印行不知其何所見亦不知
清議何如也

前代稱祖父母爲王父王母父母歿稱皇考皇妣今
世無官者神主稱府君皆襲古式而不知 本朝

有禁也嘗見題無官神主稱處士無封贈婦人墓誌稱碩人蓋處士本不可易稱必若嚴光徐穉之流可也今舍此則無以順孝子之心孺人在古夫稱其婦之辭今既以爲命婦封號則不可僭碩人既有出又無礙是可從也

潘王府長史王庭予同學友也仕國子學正時病大便下血勢瀕危殆一日昏憤中聞有人云服藥誤矣喫小水好庭信之飲溺一盃頃甦遂日飲之病勢漸退易醫而愈杭州府通判王某河間人病腹脹服藥不效夢人語云鬼疰痢可治王尋取煎液

飲之痛不可忍俄頃洞泄迸出一蟲長丈餘尋愈
此二人殆命不當死或有陰德鬼神默祐之耶

輪回酒人尿也有人病者時飲一甌以酒滌口久之
有效跌撲損傷胸次脹悶者尤宜用之婦人分娩
後卽以和酒煎服無產後諸病南京吏侍章公綸
在錦衣獄六七年不通藥餌遇胃膈不利眼痛頭
痛輒飲此物無不見效

古人宗法之立所以立民極定民志也今人不能行
者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蓋古者公
卿大夫世祿世官其法可行今武職猶有世祿世

官遺意然惟公侯伯家能行之其餘武職若承襲一事支庶不敢奪嫡賴有法令維持之耳至於祠堂祭禮便已窒礙難行如宗子雖承世官其所食世祿月給官廩而已非若前代有食邑采地圭田之制也故貧乏不能自存者多僦民屋以居甚至寄居公廡及神廟旁屋使爲支子者知禮畏義歲時欲祭於其家則神主且不知何在又安有行禮之地哉今武官支子家富能行時祭者宗子宗婦不過就其家饗餼餘而已此勢不行於武職者如此文職之家宗子有祿仕者固知有宗法矣亦有

宗子不仕支子由科第出仕者任四品以下官得封贈其父母任二品三品官得封贈其祖父母任一品官得封贈其曾祖父母夫朝廷恩典旣因支子而追及其先世則祖宗之氣脉自與支子相爲流通矣揆幽明之情推感格之禮雖不欲奪嫡自有不容已者矣此勢不行於文職者如此故曰非法之不立講之不明勢不可行也知禮者家必立宗宗必立譜使宗支不紊宗子雖微支子不得以富強凌之則仁讓以興乖爭以息亦庶乎不失先王之意矣

系金身系卷一百八十三
成化二十二年八月十二日正午天宇澄霽皎無纖
雲松江城郭之人見空中駕一小舟從東而西又
折而東落序班董進卿樓上市人從觀者塞道細
視之乃芟草所結時進卿之父仲頰已患耳瘡乃
曰此船來載我也瘡果不療而卒張汝弼志其墓
如此

公廨正廳三間耳房各二間通計七間府州縣外墻
高一丈五尺用青灰泥府治深七十五丈濶五十
丈州治次之縣治又次之公廨後起蓋房屋與守
令正官居住左右兩旁佐貳官首領官居之公廨

東另起蓋分司一所監察御史按察分巡官居之
公廨西起蓋館驛一所使客居之此洪武元年十
二月欽定制度大約如此見温州府誌

司寇林公季聰爲給事中時有盛名家宰尹公同仁
嘗問汀州守張公靖之云自宣德以來六科人物
公以何人爲第一張以季聰爲對尹云葉與中當
是第一人靖之嘗爲予道之

成化丙戌科至弘治辛亥二十六年間同年雖存亡
不一通計束金者一百六十六人矣故近時言科
目之盛者多以丙戌爲稱然其間如羅倫上疏論

李文達奪情起復之非卒著爲令章懋黃仲昭莊
杲諫鰲山煙火之戲陸淵之論陳文謚莊靖之不
當賀欽胡智鄭巳張進祿輩之劾商文毅姚文敏
強珎之劾汪直陳鉞皆氣節凜然表表出色後來
各科多無此風此丙戌之科所以爲尤盛也

同寮嘗會飲予官舍坐有譽威寧伯之才美者劉時
雍云人皆謂王世昌智以予言之天下第一不智
者此人也以如此聰明如此才力却不用以爲善
及在顯位又不自重阿附權官以取功名名節旣
壞而所得爵位畢竟削奪爲天下笑豈非不智而

何坐客爲之肅然

書爲六藝之一書學不講亦士大夫一俗也如周布政晟其弟蘇州同知冕南京戶部孫郎中昂其弟餘杭知縣冕皆不識冕字又刊有刪除之義如隨山刊木井堙木刊不刊之典之類是已今人雕刻書版皆謂之刊殊非字義然宋人文字中已有用之者其來遠矣六書有諧聲梨之從利榴之從留桃之從兆猶鷺之從我鴨之從甲雞之從奚可類推也近世作本草衍義補者曰榴者留也梨者利也若曰桃者兆也則不通矣當各言性味可也

近嘗行桐廬道中見一婦隔溪哀訴人殺其夫然溪
深水濶方思所以處之左右以其病風云不足問
予以爲其聲哀切決非病風者適有縣官從行遂
免其送令往取詞以復乃於潛民陳某夫婦以弄
猴乞食暮投宿山家其家業漁兄弟俱未娶同侍
一母見陳婦勤爽將圖之夜說陳弄猴所得無幾
吾漁日得利數倍詰旦盍從吾試之旦果同出及
暮兄弟同返而陳不至婦問之云爾夫被虎啣去
矣婦不信號哭不寐漁者母說以甘言欲令爲兒
婦婦不許且言將訴之官求夫所在兄弟懼乃併

猴殺之猴以棄之水婦以埋之廢塚中踰二宿婦復生覺有人蹴其脅大呼云明星至矣何不走訴婦開眼昏然猶不知身在何處偶見容光之隙有日透入遂從隙攻潰而出始知空棺中也於是往來奔走候俟上司如狂人因謂病風云至是案令有司捕鞠之猴亦復生而適至其家弄猴篋圈嘗投之火火不能焚皆得實狀漁者兄弟並論死是亦非偶然也近聞里俗傳道予嘗聽鬼訴冤親斷其事若神明者皆妄也

松江榦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斷於塘取蟹入饌一

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跪皆脫不能行二蟹昇以過斷因歎曰人爲萬物之靈兄弟朋友有相爭相訟至有乘人危困而擠陷之者水族之微乃有義如此遂命折斷終身不復食蟹太倉張用良吾妻兄也素惡胡蜂螫人見卽撲殺之嘗見一飛蟲罨於蛛網蛛束縛之甚急一蜂來螫蛛蛛避去蜂數含水濕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

野史卷之六 雜錄 大智子曰 聖至其而不我 辨 辨之辨以葉之水 誠以聖之 辨之辨以葉之水 誠以聖之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八十六
菽園雜記摘抄卷七

陸容

吾鄉布衣沈先生名璵字孟温洪武中其家坐累謫
戍雲南之金齒宣德初歸省墳墓鄉人以其經學
該博留教子弟時年幾六十日已青終日端坐與
諸生講解四書五經章分句析疊疊不倦微辭與
義亦多發明後還雲南所著有稽言錄崑岡文稿
釋奠議太倉在勝國時崑山州治在焉故多文學
之士後因兵燹隨州西遷自設兵衛以來軍民雜

處人不知學今文學日盛固由學校作養之功而
其講說來歷實先生有以啓之也其釋奠議大畧
言斯道肇於堯舜行於禹湯文武周公而折衷于
孔子然則由堯舜而下皆合祀于天子之學天子
之學有五東曰東膠西曰瞽宗南曰成均北曰上
庠而其中曰辟雍蓋上庠者有虞氏之學也居於
北者象五行之水宜以堯舜爲先聖稷契爲先師
而以建子之月行事成均者夏后氏之學也居于
南者象五行之火宜以禹爲先聖臯陶伯益爲先
師而以建午之月行事瞽宗者殷人之學也居于

西者象五行之金宜以湯爲先聖伊尹仲虺傳說
爲先師而以建酉之月行事東膠者周人之學也
居于東者象五行之木宜以文武周公爲先聖太
公望召公奭爲先師而以建卯之月行事辟雍居
中象五行之土而孔子集羣聖之大成宜以孔子
爲先聖顏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張子朱
子爲先師而以辰戌丑未四建之月行事其四代
之賢者各從祀于其學之兩廡自七十子而下以
及後世大儒咸從祀于辟雍之兩廡然惟天子得
以徧祀歷代之先聖先師而守令則唯祀孔子一

系金...
聖顏子至諸子九師而已蓋天子祭天下名山大
川諸侯祭封內山川故唯天子得以徧祀天下之
名賢而其餘皆不必祀祀之則爲僭且濫矣近世
金華宋濂作孔子廟堂議頗合禮意而惜乎猶有
所未備也故推廣其說如此先生自謂好禮之士
有能以此言請於朝未有不從者恐未必然然此
足以見其考古之學矣

陳某者常熟塗松人家頗饒然夸奢無節每設廣席
殺釘如雞鵝之類每一人前必欲具頭尾嘗泊舟
蘇城沙盆潭買蟹作蟹螯湯以螯小不堪盡棄之

水狎一妓爲製金銀首飾妓哂其吝悉拋水中重
令易製積歲負租及官物料價頗多官府追償因
而蕩產乃僦屋以居手藝蔬妻辟纊自給隣翁憐
其勞苦持白酒一壺豆腐一盂饋之一嚼而病泄
累日妻問曰沙盆潭首飾畱今日用何如某云汝
又殺我矣

大臣進退觀望所繫而館閣輔導密勿之地居此者
所繫尤重也近年閣老之去自商文毅後皆不以
禮壽光劉公一日退朝將入閣有校尉邀於路云
免入請回公徑出翌日辭眉州萬公之去一大瑞

至閣下摘去所佩牙牌公遂出舁夫以非時未至
徒行至朝房借馬歸遂辭博野劉公之去一內使
至其家促具疏辭在 朝廷雖失體貌必諸公有
以自取也聞壽光以私受德王名酒眉州以認皇
貴妃同族博野以譏張巒鐵券文過遲致嫵謗也
未知然否

高皇嘗集畫工傳寫御容多不稱旨有筆意逼真者
自以爲必見賞及進覽亦然一工探知上意稍於
形似之外加穆穆之容以進上覽之甚喜仍命傳
數本以賜諸王蓋上之意有在他工不能知也又

聞蘇州天王堂一土地神象洪武中國工所塑求
樂初有關百戶者除至蘇州衛偶見之拜且泣人
問故云在 高皇左右日久稔識天顏此像蓋逼
真已

王繼之福建莆田人爲某官壬午年歿於國事其歿
與方希直同不可泯也王良河南人以刑部左侍
郎出爲浙江按察使是年闔室自焚見杭州志

大學衍義一書人君修齊治平之術至切至要非迂
遠而難行者其中三十九四十四卷齊家之要歷引
前代宦官之事忠謹之福僅八條而預政之禍四

倍其多縱使人主知讀之左右其肯使之一見哉
蘇人陳祚宣德間爲御史嘗上章勸讀此書上
大怒逮祚及其子姪八九人俱下錦衣獄禁錮數年
止賓天始得釋成化初聞葉文莊亦嘗言之不報
近時丘祭酒先生濬進所註大學衍義補若干卷
王朝廷命刻板印行其所補者治平二事耳愚謂能
盡齊家已上工夫則治平事業皆自此而推之雖
無補可也

京師有依託官府賺人財貨者名撞太歲吳中名賣
廳角江西名樹背張風蓋穿窬之行也士人熟於

囑託公事者此行亦忍爲之鄉里前輩爲顯官不入官府囑事者刑部主事吳凱相虞進士鄭文康時又吏部侍郎葉盛與中刑部郎中孫瓊蘊章浙江副使張和節之而已聞山東布政龔理彥文福建副使沈訥文敏皆端士然皆卒官予未之識也丘氏蘇人俞欽玉之妻也欽玉故刑部尚書士悅子頗知書而輕財好色嘗以丘無子置妾七人丘待之慈惠而防之則嚴每旦暮出入房闥皆有節制童子十五以上不許入中門成化間欽玉遊京師客處教坊妓家丘待衆妾益厚而制馭益嚴喪甫

終存其有子者二人餘悉嫁之二子皆遣爲府學生云吾待汝無厚薄成否汝之責也丘之父兄皆不拘禮節之士懼其有所窺每至必先出中門延之別室飲食之自欽玉成家無妄費而門無雜賓
俞氏已衰而復振者皆丘之力也

鬪葉子之戲吾崑城上自士夫下至僮豎皆能之予游崑庠八年獨不解此人以拙啗之近得閱其形製一錢至九錢各一葉一百至九百各一葉自萬貫以上皆圖人形萬萬貫呼保義宋江千萬貫行者武松百萬貫阮小五九拾萬貫活閻羅阮小七

八十萬貫混江龍李進七十萬貫病尉遲孫立六
十萬貫鐵鞭呼延綽五十萬貫花和尚魯智深四
十萬貫賽關索王雄三十萬貫青面獸楊志二十
萬貫一丈青張橫九萬貫挿翅虎雷橫八萬貫急
先鋒索超七萬貫霹靂火秦明六萬貫混江龍李
海五萬貫黑旋風李逵四萬貫小旋風柴進三萬
貫大刀關勝二萬貫小李廣花榮一萬貫浪子燕
青或謂賭博以勝人爲強故葉子所圖皆才力絕
倫之人非也蓋宋江等皆大盜詳見宣和遺事及
癸辛雜識作此者蓋以賭博如羣盜劫奪之行故

以此警世而人爲利所迷自不悟耳記此庶吾後
之人知所以自重云

種柏必須接否則不結子結亦不多冬月取相子春
水碓候相肉皆脫然後篩出核煎而爲蠟其核磨
碎入甑蒸軟壓取清油可燃燈或和蠟澆燭或雜
桐油製傘但不可食食則令人吐瀉其查名油餅

壅田甚肥

芋每四五年一種種須八九月去舊根取當年旁生
枝爲佳久不更種到老根生白蟻傷之種法先鋤
地作溝用污泥填壅每溝約踈五六尺或一尺五

月刈者名頭苧七月刈者名二苧九月刈者名三苧如茂盛亦不須待至此月及其未生旁枝未生花未遭狂風可也若過時而生旁枝則苧皮不長生花則老而皮粘於骨不可剥遭大風吹折到皮亦有斷痕而不佳矣凡將刈先以杖擊去葉然後刈之落葉既壅於根久而沓爛到地亦肥刈後乘其未燥以水沃之剥重皮漚水中一時取起以鐵刀戛去粗皮陰乾若曬乾則硬脆不堪績矣雨後刈者尤潤而佳戛法以時但一面着力以指按粗皮於刀上而抽取之每一刈後製苧稍暇須灌糞

一、度又以污泥覆之，則肥而收刈可以及時。大率織布以頭苧爲尚，二苧滋潤而便於績者耳。三苧尤劣。

五金之礦生於山川重複、高峯峻嶺之間，其發之初唯於頑石中隱見礦脉，微如毫髮，有識礦者得之鑿取烹試，其礦色樣不同。精麓亦異，礦中得銀多少不定，或一籬重二十五斤，得銀多至二三兩，少或三四錢。礦脉深淺不可測，有地面方發而遽絕者，有深入數丈而絕者，有甚微久而方濶者，有礦脉中絕而鑿取不已，復見興盛者。此名爲過壁有

方採於此忽然不現而復發於尋丈之間者謂之
蝦蟇跳大率坑匠採礦如蟲蠹木或深數丈或數
十丈或數百丈隨其淺深斷絕方止舊取礦携尖
鐵及鐵鋸竭力擊之凡數十下僅得一片今不用
鋸尖惟燒爆得礦礦石不拘多少採入碓坊舂碓
極細是謂礦末次以大桶盛水投礦末於中攪數
百次謂之攪粘凡桶中之粘分三等浮於面者謂
之細粘桶中者謂之梅沙沉於底者謂之麤礦肉
若細粘與梅沙用尖底淘盆浮於淘池中且淘且
汰泛颺去麤畱取其精英者其麤礦肉則用一木

益如小舟然淘汰亦如前法大率欲淘去石末存
其真礦以桶盛貯璀璨星星可觀是謂礦肉次用
米糊搜拌圓如拳大排於炭上更以炭一尺許覆
之自旦發火至申時住火候冷名窖團次用烱銀
爐熾炭投鉛於爐中候化卽投窖團入爐用鞴鼓
扇不停手蓋鉛性能收銀盡歸爐底獨有滓浮於
面凡數次爐炮出熾火掠出爐面滓烹鍊既熟良
久以水滅火則銀鉛爲一是謂鉛駝次就地用上
等爐灰視鉛駝大小作一錢灰窠置鉛駝於灰窠
內用炭圍疊側扇火不住手初鉛銀混泓然於炭

窠之內望泓面有烟雲之氣飛走不定久之稍散
則雪花騰湧雪花既盡湛然澄徹又少頃其色自
一邊先變渾色是謂窠翻乃銀熟之名烟雲雪花
乃鉛氣未盡之狀鉛性畏灰故用灰以捕鉛鉛既
入灰唯銀獨存自辰至午方見盡銀鉛入於灰坯
乃生藥中密陀僧也

青瓷初出於劉田去縣六十里次則有金村窰與劉
田相去五里餘外則白鴈梧桐安仁安福綠遶等
處皆有之然泥油精細模範端巧俱不若劉田泥
則取於窰之近地其他處皆不及油則取諸山中

蓄木葉燒煉成灰并白石末澄取細者合而爲油
大率取油貴細合油貴精匠作先以鈞運成噐或
模範成形候泥乾則蘸油塗飾用泥筒盛之置諸
青窰內端正排定以柴篠日夜燒變候火色紅焰無
烟卽以泥封閉火門火氣絕而後落凡綠豈色瑩
淨無瑕者爲上生菜色者次之然上等價高皆轉
貨他處縣官未嘗見也

韶粉元出韶州故名龍泉得其製造之法以鉛鎔成
水用鐵盤一面以鐵杓取鉛水入盤成薄片子用
木作長櫃櫃中仍置釭三隻於櫃下掘土作小大

日夜用慢火薰蒸缸內各盛醋醋面上用木櫃疊鉛餅仍用竹笠蓋之缸外四畔用稻糠封閉恐其氣洩也旬日一次開視其鉛面成花即取出敲落未成花者依舊入缸添醋如前法其敲落花入水浸數日用絹袋濾過其滓取細者別入一桶再用水浸每桶入鹽泡水并焰硝泡湯候粉墜歸桶底即去清水凡如此者三然後用磚結成焙焙上用木匣盛粉焙下用慢火薰炙約旬日後即乾擘開細膩光滑者爲上其絹袋內所留粗滓即以酸醋入焰硝白礬泥礬鹽等炒成黃丹

採銅法先用大片柴不計段數裝疊有礦之地發火
燒一夜令礦脉柔脆次日火氣稍歇作匠方可入
身動鋤尖採打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礦二十斤
或二十四五斤每三十餘斤爲一小籬雖礦之出
銅多少不等大率一籬可得銅一斤每烝銅一料
用礦二百五十籬炭七百擔柴一千七百段雇工
八百餘用柴炭粧疊燒兩次共六日六夜烈火亘
天夜則山谷如晝銅在礦中既經烈火皆成茱萸
頭出於礦面火愈熾則鎔液成駝候冷以鐵鋤擊
碎入大旋風爐連烹三日三夜方見成銅名曰生

烹有生烹虧銅者必碓磨爲末淘去麤濁留精英
團成大塊再用前項烈火名曰燒窖次將碎連燒
五火計七日七夜又依前動大旋風爐連烹一晝
夜是謂成鈇音嘲鈇者麤濁既出漸見銅體矣次將
鈇碎用柴炭連燒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風爐
連烹兩日兩夜方見生銅次將生銅擊碎依前入
旋風爐煇煉如煇銀之法以鉛爲母除滓浮於面
外淨銅入爐底如水卽於爐前逼近爐口鋪細砂
以木印雕字作處州某處銅印於砂上旋以砂壅
印刺銅汁入砂匣卽是銅壘上各有印文每歲解

採發赴梓亭寨前再以銅入爐煇煉成水不畱纖毫
深雜以泥裹鐵杓酌銅入銅鑄模匣中每片各有
鋒窠如京銷面是謂十分淨銅發納饒州永平監
應副鑄大率煇銅所費不貲坑戶樂於採銀而憚
於採銅銅礦色樣甚多煇煉火次亦各有異有以
礦石徑燒成者有以礦石碓磨爲末如銀礦燒窖
者得銅之艱視銀蓋數倍云

香蕈惟深山至陰之處有之其法用乾心木橄欖木
名曰蕈樁先就深山下斫倒仆地用斧班駁剝木
皮土候淹濕經二年始間出至第三年蕈乃徧出

每經立春後地氣發洩雷雨震動則交出木上始
採取以竹篾穿挂焙乾至秋冬之交再用工徧木
敲擊其蕈間出名曰驚蕈惟經雨則出多所製亦
如春法但不若春蕈之厚耳大率厚而小者香味
俱勝又有一種適當清明向日處間出小蕈就木
上自乾名曰日蕈此蕈尤佳但不可多得今春蕈
用日曬乾同謂之日蕈香味亦佳

巳上五條出龍泉縣志銀銅青窰皆切民用而
青窰尤易視之益不知其成之之難耳苟知之
其忍暴殄之哉蕈字原作甚土音之譌今正之

又嘗見本心齋蔬食譜作蕁尤無據蓋說文韻
會皆無蕁字廣韻有之

古人飲酒有節多不至夜所謂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乃天子宴諸侯以示慈惠耳非常宴然也故長夜
之飲君子非之京師惟六部十三道等官飲酒多
至夜蓋散衙時才得赴席勢不容不夜飲也若翰
林六科及諸閑散之職皆是晝飲吾鄉會飲往往
至昏暮才散此風亦近年後生輩起之殊不思主
人之情固所當盡童僕伺候之難父母縣念之切
亦不可不體也李賓之學士飲酒不多然遇酒邊

聯句或對奕則樂而忘倦嘗中夜飲酒歸其尊翁
猶未寢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
晡必先告歸此爲人子者所當則效也

國初循元之舊翰林有國史院院有編修官階九品
而無定員多或至五六十人若翰林學士待制等
官兼史事則帶兼修國史銜其後更定官制罷國
史院不復設編修官而以修撰編修檢討專爲史
官隸翰林翰林自侍讀侍講以下爲屬官官名雖
異然皆不分職史官皆領講讀講讀官亦領史事
所兼預職事不以書銜近年官翰林者尚循國初

之制書兼修國史甚者編修已陞爲七品正員而仍書國史院編修官亦有書經筵檢討官者蓋仍襲舊制故也此出東里文集有關制度且可以示妄書官銜者故記之

朱子註易雖主尚占立說而其義理未嘗與程傳背馳故本義於卦爻中或云說見程傳或云程傳備矣又曰看某易須與程傳參看故本朝詔告天下易說兼主程朱而科舉取士以之予猶記幼年見易經義多兼程傳講貫近年以來場屋經義專主朱說取人主程傳者皆被黜學者靡然從風程

傳遂至全無讀者嘗欲買周易傳義爲行篋之用
徧杭城書肆求之惟有朱子本義兼程傳者絕無
矣蓋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市井之趨利勢固如此
學者之趨簡便亦至此哉

聞天順間沛縣民楊四家鋤田得一古銅器狀如金
香爐有耳而無足洗去土有聲如彈琵琶不已其
家以爲怪碎之不知何物也

成化甲辰泗州民家牛生一麟以爲怪殺之工侍賈
公俊時公差至此得其一足歸足如馬蹄黃毛中
肉鱗隱起皆如半錢永康尹崑城王循伯時爲進

士親見之云然

弘治五年楊之瓜洲聚船處一米商船被雷擊折其
桅近本處大小鼠若干皆死益鼠齧空而窟宅其
中也大鼠一重七斤小鼠約二斤鄉人邱綬初聞
而未信嘗親問其船主云然意者天恐風折於揚
帆時致誤民命故擊之耶

嘗記正統十年予家祖園新竹二本皆自數節以上
分兩岐交翠可愛家僕俟其老斫而芟去芴枝用
以爨取蘊草飼猪景泰二年新居後園黃瓜一蔓
生五條結蒂與脫花處分張爲五瓜之背則相連

附園丁採入衆玩一過兒童擘而食之後仕于朝
有以瑞竹瑞瓜圖求題詠者閱之則皆予家所嘗
有也况他竹之瑞一本予家並生二本他瓜僅二
三又非連理予家五瓜連理不尤瑞乎使當時長
老父兄有造言喜事者誦諛歸之府縣誇艷歸之
家庭動衆傷財其爲不靖多矣惟其悃幅無華故
人之所謂祥瑞一切不知動其心惟不知動其心
故驕侈不形而災害不作可以保其家於悠久也
傳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其斯之謂歟

南京諸衛官有解宇軍有營房皆洪武中之所經畫

南今雖間有頽廢而其規址尚存北京自永樂十九年營建告成鑾輿不復南矣至弘治元年閱六十八年而軍衛居址尚有未立者彼固不能陳乞建立而上司亦未嘗念及也是年襄城馬公文升掌都察院事奏毀天下淫祠予嘗建白欲以城中私剏菴院置衛則財不煩官力不勞下其功易成事寢不行吾崑山知縣楊子器毀城市鄉村菴院神祠約百餘所以其材修理學校倉廩公館社學樓櫺等事一時完羨又給發餘材太倉鎮海二衛凡所頽廢率與興舉軍民至今德之使當路有子器

其人則國家之廢事以舉官府之缺典以完又何
難哉又古今詩選十篇軒十世五錄問吾崑山也

予觀政工部時葉文莊公爲禮部侍郎嘗欲取吾崑
元末國初以來諸公文集擇其可傳者或詩或文
人不出十篇名曰崑山片玉以傳命予採集之若
郭翼羲仲林外野言陳奎孝章強齋集袁華子英
耕學稿易巨父成泗園集呂誠敬夫來鶴軒集朱
德潤澤民存復齋稿偶桓武孟江雨軒詩林鍾仲
鏞松谷集沈丙南叔白雲集馬麀公振淞南漁唱
屈昉李明寓菴集王資之深瑞菊堂集鄭文康時

又平橋稿之顛不久子除南京吏部主事恐致遺失俱以送還鄉先輩之美竟泯泯矣可勝嘆哉

遜志齋集三十卷拾遺十卷附錄一卷台人黃郎中世顯謝侍講鳴治所輯今刻在寧海縣其二十八卷內勉學詩一十四章本蘇士陳謙子平所作誤入方集耳子平元末人張士誠兵至吳有突入其室者脇其兄訓使拜不屈刃其胸子平以身翼蔽并遇害平生著述甚富兵後散亡獨所著易解詁二卷及古今詩數十篇傳于世正統間吾崑山所刻養蒙大訓收其詩予幼嘗見之京師士人徐本

以道亦嘗刻其詩印行後有國初韓奕公望跋語
韓徐皆蘇人

京師東廠者掌巡邏兵校之地也弘治癸丑五月忽
風大作地陷約深二三丈許廣亦如之明時坊白
書間二人入巡警舖久不出管舖者疑之推戶入
視但見衣二領委壁下衣笥各有積血而不見其
人六月六日通州東門外訛言寇至男婦奔走入
城跋涉水潦多溺死者數日聞馬進士慶云
晦菴先生家墳墓乃先生自觀溪山向背而爲之面
值一江有沙亘其間先生嘗云此沙開時吾子孫

當有入朝者其家有私記存焉景泰間朝廷念其有功於世求訪其子孫於是九世孫禔徵入朝授五經博士世官一人主祀公文未至之數日其沙忽被水衝開適中其言

崑城夏氏與處州衛一指揮爲親舊指揮聞夏氏有淑女求爲子婦數年未成後求之益力家人皆許之女之祖獨不許因會客以骨牌爲酒令祖設難成之計謂求婚者云蒲牌若得天地人和四色皆全卽與成婚一拈而四色不爽衆驚異遂許之太倉曹用文查用純素友善適其妾各有娠一日會

飲戲以骰子爲卜云使吾二人一擲而六子皆紅
必一男一女當爲婚姻一擲並如其卜既而查生
男曹生女查以子贅曹爲婿云此二事相符特甚
蓋亦非偶然也

江西山水之區多產蛟蛟出山必裂水必暴湧蛟乘
水而下必有浮菹擁之蛟昂首其上近水居民聞
蛟出多往觀之或投香紙或投紅綃若爲之慶賀
者然 蛟狀大率似龍但蛟能害及人畜龍則不
然龍能飛且變化不測蛟則不能也

宋神宗問呂惠卿何草不庶獨蕨從庶何也惠卿曰

宋凡草種之則正生甘蔗種之則旁生土喜之按六
書有諧聲蔗庶聲庶古遮字非會意也若庶以旁
生從庶則鷓鴣蠱蟲亦旁生耶聞 本朝天順間
睿皇欲除某爲翰林學士以翰林已有三員疑其
過多兵部尚書陳汝言適侍側叩頭云唐朝學士
十八人 聖朝三四人何多上喜之遂決蓋唐之
十八人太宗爲太子時私引文學之士以爲馮翼
非以學士名官也學士美官其濫如此可乎小人
之率爾妄對類如此

本朝文武衙門印章一品二品用銀三品至九品用

銅方幅大小各有一定分寸惟御史印比他七品衙門印特小且用鐵鑄篆文皆九疊諸司官銜有使字者司名印文亦然惟按察使官銜有使字而司名印文無之此所未喻也軍衛千戶所有中左右前後之別而所統千百戶印文但云某衛某千戶所百戶印十印皆同不免有那移詐僞之弊若於百戶上添第一第二等字則無弊矣

魏文靖公驥爲南京禮部侍郎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置書室中失去邏者蕪知爲一小吏所盜發其藏已費用一紙裹餘尚在也當送法司治罪公憐

其貧且將得冠帶曰若置之法非惟壞此吏其妻
子恐將失所遂釋之

提督徐州倉糧太監韋通嘗於桓山寺鑿井深數丈
聞錘下有聲鏗然得獨輪銅車一具其色綠如爪
皮通命磨洗視之上有識文云陸機造重三十鈞
推之輪轉而可行遂進於朝時憲宗方好古
器物得之甚喜受賞頗多成化乙巳歲也

丘閣老世史正綱唐德宗興元元年書始賜有功將
士以功臣名號其目云所謂奉天定難功臣是也
然其所謂奉天者以地言也後世遂襲之以爲奉

天命失初意矣今按五代及宋元固皆襲唐號若
本朝功臣勲階雖有奉天翊衛等字然朝廷正殿
正門皆名奉天凡詔赦及封贈文武官誥勅起語
皆曰奉天承運其主意正謂天子奉承天命以治
天下故事必稱天非襲唐奉天之名也

弘治六年癸丑十二月三日之夕南京雷電交作次
日大雪自是雪雨連陰浹月始晴考之周密野語
記元至元庚寅正月二十九日未時電光繼以大
雷雪下如傾是年二月三日春分又記客云春秋
魯隱公九年三月即今之正月三國吳主孫亮太

平二年二月晉安帝元興三年正月義熙六年正月皆有雷雪之異義熙以前云皆未收至元庚寅密所親見也然皆在正二月今癸丑十二月六日大寒二十一日才立春尤異也

北方有蟲名蚰蜒狀類蜈蚣而細好入人耳聞之同寮張大噐云人有蚰蜒入耳不能出初無所苦久之覺腦痛疑其入腦甚苦之而莫能爲計也一日將午飯枕案而睡適有鷄肉一盤在旁夢中忽歎噫覺有物出鼻中視之乃蚰蜒在鷄肉上自此腦痛不復作矣又同寮蘇文簡在山海關時蚰蜒入

其僕耳文簡知雞能引出急炒雞置其耳旁少頃
覺有聲錫然乃此蟲躍出也

古人詩集中有哀輓哭悼之作大率施於交親之厚
或企慕之深而其情不能已者不待人之請也今
仕者有父母之喪輒徧求輓詩爲冊士大夫亦勉
強以副其意舉世同然也蓋卿大夫之喪有當爲
神道碑者有當爲墓表者如內閣大臣三人一人
請爲神道一人請爲墓誌餘一人恐其以爲遺已
也則以輓詩序爲請皆有重幣入贄且以爲後會
張本既有詩序則不能無詩於是而徧求詩章以

成之亦有仕未通顯持此歸示其鄉人以爲平昔
見重於名人而人之愛敬其親如此以爲不如是
則於其親之喪有缺然矣於是人人務爲此舉而
不知其非所當急甚至江南銅臭之家與朝紳素
不相識亦必夤緣所交接費求輓受其費者不問
其人賢否漫爾應之銅臭者得此不但哀冊而已
或刻石墓亭或刻板家塾有利其費而厭其求者
爲活套詩若干首以備應付及其印行則彼此一
律此其最可笑者也

今雲南廣西等處土官無嗣者妻女代職謂之母土

官階有譙國夫人沈氏高涼太守馮寶妻也其家
累葉爲南越首領跨據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
在母家撫循部衆能行軍用師壓服諸越後以功
致封爵此女土官事始但夫人父家有兄夫家有
子與今不同耳

弘治癸丑五月薊州大風雷牛馬在野者多喪其首
王民家一產五子三男皆無首肢體蠢動二女臍
下各有口眼啼則上下相應數日皆歿

甲寅六月六日蘇州衛印組熟炙手不可握吏以告
衛官各親手握之始信乃以布裹而用之亦可異

也嘗谷雖平對文欲許以亦恭而用之亦何異
甲寅六月六日補水...
王文恪罷相歸吳每語其門人曰本朝紀事家當
以陸文量菽園雜記爲第一
墓墩程氏作公傳其畧曰公當弘治初伏閣上疏時
予方以言者去國道中得其稿讀而歎曰偉哉
賈陸之緒論乎然亦未必其終獲遇也夫士獨求
其無愧而已公雖用不究所學然有建白在夫朝
廷有惠澤在民有著述在學者足以考見矣遇不

遇奚病焉